

音乐与记忆

张 彤

去年夏天,“城市的交响”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活动中有展览、快闪和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我因做过多年文化记者,了解一点青岛交响乐的发展,也有幸参与其中,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从1994年市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成立算起,青岛的交响乐事业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是一个节点,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我也再次梳理一些相关史料,触发了许多联想。

1999年初,我去北京采访央视春晚的彩排。采访间隙与几位北京同学相聚,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同学知道我做文艺方面的工作,就送了我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那时候要找点资料很难,这本工具书当然是非常实用的。

那年春晚上有一首歌,是后来唱遍大街小巷的《常回家看看》,当时是由四位歌手一起唱的,青岛的江涛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任晚报文化部主任的李洁老师在彩排现场听到这首歌,觉得能火,就约了江涛一起吃饭,同时要他带一份歌谱来。那时晚报的周末版上会时不时地刊登新歌供读者学唱。江涛见到家乡来人,非常热情,吃完饭后要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于是,他的太太驾车,他坐在副驾上继续跟我们聊。聊着聊着,我们就觉得不对了,因为机场高速始终在头顶上,怎么也上不去。那时也没有导航,绕来绕去,耽误了航班,我们只好改签了机票。

那是我第一次到外地采访,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经历曲折,印象深刻。改签后,我们就得在候机厅里等两个小时。我坐在大厅里抱着电脑写稿,写完了,就翻那本比砖头还厚的百科全书。在这本“全书”里,我第一次看到谭抒真的名字,他生于青岛,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的第一代小提琴家,看到词条里的介绍,我便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我写了谭先生的小传,取的题目便是“谭抒真: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谭先生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确乎

是“百科全书”式的,也还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便是在百科全书上。在采访和收集资料时,我也常想起在首都机场的大厅里翻看百科全书的经历,我觉得那场面一定挺可笑——谁家好人大过年在机场看那么厚的书呢?

2015年,我为青岛电视台的纪录片《音乐之岛》做撰稿,与摄制组一起去上海交响乐团和谭抒真先生的老宅拍摄。在上交音乐厅(即著名的“馄饨皮”)的墙上,挂着谭抒真等四位中国音乐家的照片,他们是较早出现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中的中国人,工部局乐团是“上交”的前身,当年是“远东第一”。这支乐队开始全部是洋人,谭抒真是最早登台中国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交响乐第一人”。我在一本英文版的音乐著述中曾读到过早年对谭抒真的采访,那是在1927年的3月,谭抒真第一次参加乐队排练,他清楚地记得,旁边是一位菲律宾乐手,名叫SATO,而排练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排练结束,指挥梅百器问SATO:“他怎么样”,SATO说:“不错。”于是谭先生便有了做实习乐手的机会。

此后,又陆续有几位华人出现在乐团中,这其中有一位大提琴家叫张贞麒,他于1940年到延安鲁艺任教。抗战结束马歇尔将军一行访问延安时,西方记者们在黄土地上看到穿燕尾服的张贞麒用大提琴演奏法国舞曲,不禁大为赞叹。1946年,延安成立了管弦乐团,由作曲家贺绿汀任团长,此后,指挥家李德伦和他的夫人小提琴家李钰也先后抵达延安。李洁老师与李德伦夫妇交往很多,他去北京时常到李家做客,他后来也建议我做一个小李钰老师的深入采访。李老师是上海滩的大国秀秀,为了理想与爱情,背着小提琴去了延安,是中央乐团的缔造者之一。我采访她时,李钰老师已近九十岁,许多早年的事已经记忆模糊,但是有一天她告诉我,在去延安时,她带了三把小提琴,其中的一把便是谭抒

真给她的。当时,谭抒真已经在做琴,也修琴,这把琴肯定为早期中央乐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德伦与谭抒真是老朋友,也时常“同框”。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在北京时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李德伦是指挥。在上海时,访问音乐学院,发现了还戴着红领巾的王健,陪同斯特恩的正是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谭抒真。此后,我也几次去过谭家拜访,每次去时都会后悔一番——谭先生是2002年过世的,那之前我时不时地就会去上海,我的好朋友邹彦那时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硕士,要联系采访老一代音乐家其实是十分便利的。我为何没有想到趁先生还在的时候去采访呢?记得当时邹彦常跟我说几次,“上音”有过两位来自青岛的副院长,一位谭抒真,一位是张敦智,我居然赞叹了一番就放下了。

2015年去上海采访时,我们还拜访了王云阶先生的儿子王隆基。王云阶是山东黄县人,但是少年时就随父亲来到青岛,在青岛读书,也曾任青岛教学。王云阶先生后来为许多著名的电影写过音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护士日记》里的“小燕子穿花衣”。但其实王云阶也是中国交响乐的代表人物,也是在那本百科全书的“交响曲”词条中,我在最后一段看到王云阶的名字。词条中说,中国的交响曲始于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作品有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后面还列举了施咏康、罗忠镕和陈贻勋的作品。百科全书的辞条是学界共识,所以说王云阶先生是中国交响乐早期的代表人物,肯定也是恰当的。

在王隆基先生的家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他父亲早年的手稿,也包括这部第二交响曲。王隆基是《三毛流浪记》的主演,他送了我一本《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在演员表中,我还意外地发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这部电影里也曾串过一个角色,在演员表里,这个角色叫——笨孩子。

仅从百科全书的词条里,就可了解到,谭抒真、王云阶这两位从青岛走出的音乐家,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先驱。如果再去理一下这两位音乐家各自的经历,会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线索。比如谭抒真曾有一个学生,是胶济铁路的工程师,名叫茅镇岱。茅镇岱的儿子茅沅、女儿茅爱立都是著名的音乐家,茅沅是《新春乐》和《瑶族舞曲》的作者,他考取的是清华土木系,但后来还是以音乐为业。王云阶发现茅爱立嗓音超众,便鼓励她学习声乐。茅爱立于90岁高龄时接受采访,仍然忆起这段往事。在早期青岛的音乐家邓余鸿编印的音乐教材《101名歌集》封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茅爱立的名字,她参与了这本教材的校订。

也是在做《音乐之岛》的采访时,我了解到钢琴家刘诗昆儿时也曾任青岛生活,并在这里学习钢琴。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先生早年在山东大学学习,后来又考入了国立音专,学习声乐,刘诗昆说,当时在中国可以找到钢琴教师的城市只有上海、天津、厦门、哈尔滨和青岛等有数的几个,所以早期的钢琴家总是与这几座城市有缘。

交响乐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不过是百余年的时间,其中的关键人物说来说去也没有多少位,而这其中有许多位都与青岛发生了重要的关联,这不能不说是青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基因。我是音乐圈外人,却因工作之故,接触了许多音乐家和音乐史料,我觉得自己也是用音乐这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大门和艺术的大门。

有句话说,时间还没有成为时间,一直到它们完全过去。对青岛这座城市来说,上面所讲的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已经完全过去,成为记忆;对我这个曾经的记录者来说,这些采访写作的时间也已经成了过去,但是因为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我又重新打理了自己曾经记录,并为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记录而感到荣幸。



心香一瓣

初识木心

董芹芹

幸得一套木心的《文学回忆录》,甚喜,爱不释手。轻轻地翻阅,生怕惊动了这份美好。想必,对于爱极了的事物,从来都是要用七分心去品,三分情去悟,而后用十分的精心去典范。如果有喜欢的事物又有天真的心,你会发现,生命没有比这一刻更美丽的。

跟随《文学回忆录》,走进了木心描绘的不同的精彩世界,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对生命,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知。读完木心,尽觉一切世事均可原谅。因为木心给了我们一个制高点,他给了我们一个高度去了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给大家一个制高点,站在这个制高点上,世事看起来就很清楚了。一览众山小,不断地一览众山小,找好看书,就是找个制高点。”是的,读完木心,我的心胸也似乎豁然开朗了,或许这就是文学作品巨大的精神魅力吧。

《文学回忆录》讲的是文学史,却也处处渗透着人生哲学。或许文学最终都会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吧。木心用了一种独到的方式娓娓道来,和一般的学院派不同,他用自己独到的观点阐述了他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理解与看法,观点鲜明犀利,表现出了高深的文学造诣,和对文学深沉的爱。同时带着对人生,对人性,对生命的叩问与思索。

《文学回忆录》从上下二册讲述各个国家不同时期文学及艺术大师的代表作,深度剖析了《诗经》《楚辞》和《离骚》。以及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及魏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中世纪欧洲文学,阿拉伯文学等等的特征与脉络,可谓入木三分。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啊,产生如此多的诗人,作家,画家。木心先生对文化的解读中肯,如聊家常。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里跑出来吧”。他欣赏拜伦、雪莱和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突然低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用尼采的话:“唯有疯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实在是有胆有识,敢于发声,让人佩服。

与其说《文学回忆录》是在讲文学史,不如说是在讲人生哲学,书中处处渗透着作者的人生哲学,书中的精彩语句让人百读不厌,其观点之鲜明,语句之活泼、精致,让人拍案叫绝,大声叫好。见解深刻得让人叹服。比如他对拜伦的描述:“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顶飞掠。”我说,这是拜伦。看木心对拜伦的描写,实在让人惊叹。木心的这种讲学,若放在现在,一定是一场顶级的读书会,让人神往的,百听不厌的高水准的读书会。

其实,初识木心,是缘于他的《从前慢》,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情感,和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往往被忽略的纯朴与天真。比如《从前慢》中的“清早的火车站,长街黑暗无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和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字字珠玑,每一段都是一幅清新的画面。

“艺术广大至极,足以占有一个。”这句话是对木心先生最好的概括。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需要牺牲的。可以说木心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生发了文学的可爱,生活的好玩,为艺术牺牲了一辈子。感谢木心的学生陈丹青,他用心整理了木心的“神聊”,在纽约市皇后区,在曼哈顿,在布鲁克林……从古希腊神话,到《诗经》《楚辞》的演讲到近现代文学。从而让我见到了厚厚的两本《文学回忆录》。让我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午后,与哲人对话,让心灵放松,汲取文学的营养,哲学的思辨。

愿我们都做一个身披霞光的人,像木心一样,用文学和哲学武装内心,把生命里的每一秒都凝成琥珀色的光。

风物小雅

打在二月二的记忆

王忠友

二月二,打灰囤。这个习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是我国北方地区非常重要的习俗。父母健在的时候,二月二这天,我们家每年都打。

前天,老家的同学来,问及二月二老家还打不打灰囤。他们说,现在都用液化气灶做饭,哪有灰啊!年轻人的家庭多年就不打了。上了岁数的老人还坚持这个风俗。

我的心里一阵伤感。不管怎么说,就像腊月二十三辞灶、二十八贴年画、除夕守岁、初一给长辈磕头拜年、正月十五送面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不能丢失啊!如果我在老家,二月二这天,我还会继续打下去。

二月二“龙抬头”,也称农事节、春耕节或春龙节。按照我国北方地区的民俗,过了二月二,“年”才算正式过完。打灰囤,可算是最后一道隆重的春节大餐。勤劳淳朴的农家人以此习俗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米满囤粮满仓。它更是农家人心中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发自内心的洋溢着对大自然尤其是“龙”的敬畏,对天地万物的复苏滋养的感恩。

打灰囤,自小在我的心中根深蒂固。小时候跟着父亲打,没有一年的二月二落下过。长大后,在老家自己打,2015年父母从老家搬到城中河头村,每到二月二,我们还坚持打。一打就是几十年。每年二月初一,吃过晚饭,母亲就开始忙碌,不是炒黄豆,就是炒地瓜豆(把地瓜煮熟,切成瓜干,半干的时候切成玉米粒大小的方块)和面旗子(切成菱形的晒干的面片)。主要目的是把灶膛里的灶灰烧得满满的,预防第二天打灰囤不够用。

二月初二,天刚蒙蒙亮,外面的鞭炮就零星响了起来。母亲轻声喊着我们的乳名,把我们叫醒去“引龙”。她早就把灶灰掏出一部分,放到簸箕里。让我和哥端着簸箕去“引龙”。老家二月二“引龙”的习俗明代已有,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布入宅厨,环绕水缸,呼为引龙回。”

我们先到院子的压井旁,用手抓些灶灰,猫着腰,一边撒,一边念叨“青龙出水”,一直撒到屋内的水缸边。引出“青龙”后,我们又到院子的囤子边“引春龙”,从囤东边,顺时针,一边撒灰线一边念叨“春龙出仓”,直到把院内的苞米、地瓜干囤子全“引”完。屋里有大瓮的,还要到大瓮去“引”。父亲站在家门口看我们说,开始打囤吧。

母亲从哥哥手里接过簸箕,重新掏出些灶灰,又把除夕夜年五更收集包裹的迎春发纸下饺子的灶灰,从袋子里倒到簸箕里。长大后,我才知道,年五更下饺子烧的是豆秸,烧出来的灰漂白,又是碎岁敬神所用,用这样的灰打灰囤,是对老天爷的尊敬。开始,父亲手把手教我怎么打灰囤。让我们两手端平簸箕,从东边开始,顺时针,猫着腰,画着圆圈退着走,两只手不停地晃动簸箕,让灶灰均匀地从簸箕口流

出。一边退一边念叨:“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灶灰就地上画出一个圆圈来。重复相同的动作,在大圆圈内画上两个线距均等的小圆圈。圆圈要大套小,画三个或五个,可根据院子或场地大小做自由调整。圆圈,代表装粮食的粮囤,圆圈画得越大表示今年的粮囤越大。画完圆圈,又在中间画上“十”字,表示粮囤分隔成多个部分,用来装各种粮食。画十字要先横后竖,横竖不要太直,要有弧度。画完圆圈和十字,在通向大街门口或院内的空处画圈,又在中间画上“十”字,靠近圆圈的口小,越往外口要越大。再画五条或三条横杆。梯子越长说明粮囤越高。画完灰囤后,我们虔诚地把昨天晚上母亲就备好的麦子、豆子、小米、玉米等五谷杂粮撒在灰囤的中央。还要撒些在囤外,表示仓囤盈满。画的不完美的地方,要用笤帚整理一番。这样,一个灰囤才算打完。

院子里的灰囤打完,大门口也要打一个。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晒粮食的场院,还要在场院里打一个。有些老人,还到菜园、田地里去打。

我们从场院回来后,噼里啪啦的鞭炮,被哥哥点燃。父亲在院子里摆好大白馒头、面条等贡品,点起香燃起烧纸,带领我们哥几个磕完头,二月二打灰囤的仪式,真正完毕。

鸡、鹅、鸭们看到灰囤里的粮食比平日吃的都好,早就按捺不住,在窝、棚里饿得乱喊乱叫。收拾完贡品,我们马上敞开鸡窝,打开棚门,它们一窝蜂地飞跑到灰囤里。院子里的吃完,争着去抢门口的。

小时候,我的手端不稳簸箕,簸箕里的灶灰怎么也洒不均匀,画出的灰线时粗时细,或椭圆形,或别别扭扭。父亲说也可以端着簸箕灰,一手拿着小木棍,一边退步一边敲打簸箕底,借助震动的力量将灶灰缓缓流下。到上学的年龄,我打的灰囤终于让父亲满意了。自那以后,每年的二月二,父亲放手让我自由发挥,他只在一旁观望。

二月二这天,成片的灰囤呈现于小村的各个门口、院落。可惜,那时没有航拍,如果在村庄上空航拍,那该是多么震撼和壮观的画面。

灰囤,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就是立在农家人心中五谷丰登的粮囤子!有的人家还把打好的灰囤装饰一番,如用五谷杂粮在“囤”的中央,摆成“丰”“福”“吉”等吉祥文字,在囤的周围用粮食摆出吉祥图案。

每当二月二来临,我就会回想起小时候打灰囤的场景,心中涌起欲哭的思乡之情。那弥漫着草木灰的乡村生活气息,再也寻觅不到。与父母一起过节的幸福时光,梦中也不敢奢望。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和习俗,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也许是从事民间文化的原因,那些规矩和习俗却是我道不清说不明的乡愁符号,魂牵梦萦的归宿。



■ 枕海暮归人 季 颂

万水千山

澳大利亚的植物园

高 兵

在澳大利亚女儿家,经常去附近的两个植物园,离家稍近一点的那个有八公里左右,离家稍远点的有二十公里。两个植物园林木茂密,清新宜人,要想在里面转一圈,一整天也转不完,感觉太大了。

听女儿说,每个居民生活小区附近都会有这样供大人孩子散步、锻炼和野炊的公园或植物园。在这里住长了,也就理解了这里植物园为何多,整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荒着,建个公园只需增加点服务设施就可以。

威尔森植物园,感觉很像青岛的植物园。我看到很多遛狗的,女儿告诉我,虽然在植物园里,但遛狗必须拴狗绳,不能散放,而且绝对不能往池塘里丢弃食物投喂动物。

公园很幽静,到这里野炊的人很多。在植物园里,不仅有免费的饮用水,而且水龙头下还有一个接盘,说是给宠物的饮用水。在公园看到一处台子,这个台子上的炉灶是公园免费为游客提供的烧烤炉子。

喜鹊时不时飞到游客边上,充足的阳光沐浴着人们,这种鸟语花香的松弛感,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推着外孙往山上走,在一片绿草和树荫之间的草地上“安营扎寨”。铺上垫子,放上外孙的睡床,让他欢悦地爬来爬去。女儿说,这是从小培养孩子融入自然的习惯。

我们经常还去的另一家植物园看上去更加原生态,群山环抱之中有一个大湖,让

我想起来青岛的月子口水库。每逢节假日来这里休闲度假的人不少,沿着湖边行走,看到岸边草地上,零零散散坐着游人。随处可见在草地上觅食的大鸟,它们根本不在乎游人,悠闲自在地寻找着自己的食物。

同样以家庭为单位,游人们会在草坪上铺开垫子,如同我们在国内春游野炊那样摆满食材,边吃边玩。孩子们在湖边嬉戏,不怕冷的游客下水游泳,湖面上有不少划艇在惬意滑行。

我们通常选择在湖边上阳光充沛的草坪小憩,阳光像金子一样洒在绿草茵茵间,好像一幅油画。外孙跟他爸爸妈妈玩累了,回到岸边,坐在垫子上沐浴阳光,休息看光景。从湖边玩累了鸭子晃动着自己丰腴的身軀,从身边摇摆走过,无视人们的存在,去林林的深处,找一块阴凉松软的草坪去美美睡一觉。

这个公园虽然显得很原始,但是便民设施还是一应俱全。我担心卫生的问题,问女儿烧烤和游客带来的食物产生的垃圾怎么处理。女儿说,这里面没有垃圾箱,完全由游客自己将产生的垃圾带出景区,拿回家处理。

的确,在植物园里面走了那么长的路,除去看到路上的枯枝残叶,看不到丢弃的垃圾或塑料袋,湖边游泳的人和戏水的人同样没有人去干涉。与自然“天人合一”,是一种人文风景,也是一种风土人情。